

民国
春秋
文丛

我和教育

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1893—1928)

舒新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和教育

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1893—1928)

舒新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和教育/舒新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218-11103-2

I. ①我… II. ①舒… III. ①舒新城 (1893—1960) —回忆录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2094 号

Wo He Jiaoyu

我和教育

舒新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古海阳 季东

特约编辑: 丁宁

排版: 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325 千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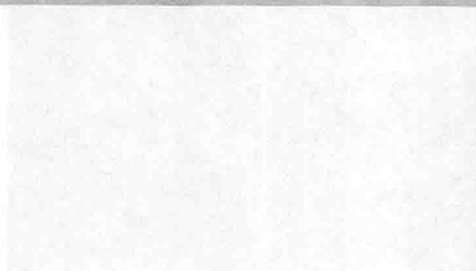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1950 年代的作者



1930 年作者
摄于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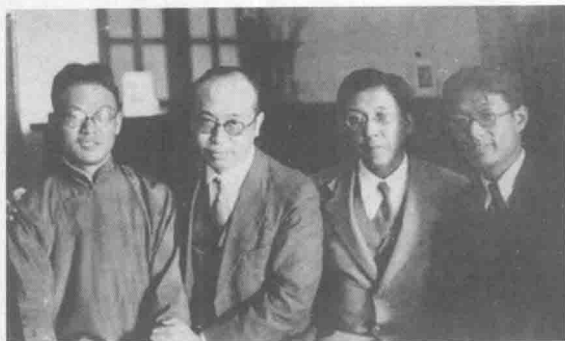
1929 年作者像



1950年代作者（左一）与夫人刘济群、岳母摄于上海



1954年作者夫妇与女舒泽姗、子舒泽池摄于上海



1930年代摄于
上海舒新城寓所。左
起：武埴干、舒新城、
向达、武埴宣

1953年，作
者六十周岁时在
上海锦江饭店与
部分亲友合影



1957年作
者与部分亲友
合影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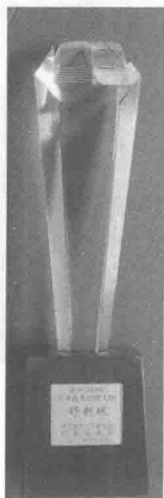


三十四卷本《舒新城日记》2011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图为作者之子舒泽池与该书合影

正在修建的溆浦县舒新城纪念馆一角



作者去世半个世纪后获得的“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奖杯



刻爱刻爱刻爱刻
故不勉乎亦可不
出不能谓之平
真
银王船山侯解世序
舒新城百岁志喜

作者手迹



作者部分著作

出版前言

几年前，我们曾拟推出一套“民国春秋丛书”。当时设想是：所收文字均系民国年间写成的；写法是叙述性的，不收学术论文或议论性文字。大致分名家选辑、专题合集、文献史料等多个系列。无论今人所编，或是民国旧版，均注明文献或版本来源；内容涵盖事件、人物、文化、掌故逸闻、风物、社会等方方面面，并尽可能图文并茂。

后来，此选题因故搁置了，其原因是想掺和“民国热”。那时，好像有那么一阵风，凡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等等，都是好的，都是让人怀念的。其实，历史都是带血的，无论穿越晦暗而泥泞的小道，或高歌猛进、气贯长虹地前行，都难免不带血腥，但大体上，总是迂回着向前的。这也许是其本质，否则人类社会又怎么能从猿类分化出来，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对民国解读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暂且不论。我们要做的，只是呈现那时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交友或劳作，点点滴滴，类而聚之。简言之，就是从民国看民国、民国人写民国。编选时，尽可能有当代人的视角，并融入当代人的思考和关怀。首批推出几种，日后我们还将坚持做下去，只是计划没有当初那么宏大了。

还应交代的是，由于这些文本写作年代久远，从白话文初创到逐渐成形，其文字用法变化很大，但凡不影响阅读者均不做改动，以保持原貌。

向继东

二〇一六年四月于羊城

叙

我怀着作此书的意思已有多少年，但决定动笔写此书，却是很近的事情。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中华学艺社在南京中央大学开年会，我以社员资格出席，最初只想去听听各专家的宏论，绝不想说话。哪知报到的时候，秘书主任马宗荣先生说预备会议决定第一日开会时派我为社员演说员之一。我当时既无预备，又不曾携带书籍，临时得不到题目，只得将我平日的教育意见略为讲述。不料下台之后，蒙许多社友赞许，夜间公宴席上，更有约为个人谈话表示赞同者多人——姓名现在不尽记得，只有郑天民及费鸿年两先生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而当时的主席欧元怀先生于述欢迎词之余，并特别提出我的讲演来说。虽以讲演时的时间迫促，我的意见不能尽量宣布，致使听者有不明了之处，但大家对于我的见解之注意我却深深感谢。

还有，当我讲演的时候，中央大学有许多学生在旁听，第二日教育学院更约我去讲演。五六年来我都不愿在学校里演讲，但为着上述的两件事，也就决然答应，并拟定题目为《我和教育》，于五日下午公开地讲了两小时，而且声明要写成一部书。

这是我写此册的原因，以下说《我和教育》的含义。

在中央大学讲演之前，我本拟定题目为《我和我的教育观》。后

来觉得不对：因为我要说的不尽是教育见解，有的是我从事教育的经验，有的是我受教育的经过，而且有的只是些与教育间接又间接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最后改为《我和教育》。这样，凡属与我个人有关的教育事业、教育经验、教育见解、教育理想，教育方法，以至于个人教育经验，都可以自由地讲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以为从广义讲，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得受教育，无论谁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属于“我个人”的代名词，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也可以说谁都可以把他和教育的种种关系，写成一本书叫作《我和教育》。故这样的书，不能算作一种什么著作，只是一种叙述我个人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记事册而已。

当我未讲和未写之前，我也会想过这样的记事册是否有写出的必要。我固然受教育二十余年，恃教育为生者又十余年，但是反躬自问，我对于教育的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记述，不过是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自白，在教育学识上自无贡献可言。——但是再三考虑的结果，我仍要将《我和教育》写成，也有一种很重要的理由。

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我个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国社会上，当然都是渺沧海之一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却有很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最速的变迁的，要从清末海通以来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变迁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战以后：从那时起，在国际方面由闭关转到通商；在经济方面由农村自给渐入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转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个别教学转到班级制，由私塾书院转到学校，由考试制转到学年制。至于社会思想的转变更为复杂：自从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后，世界上的各种伦理学说，各种政治理想，各种社会主义，各种文艺思潮，都曾在中国智识阶级中占一席之地，而以民国八年“五四运

动”以后的情形尤为复杂。我在此时代中最为幸运，几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闻目见或亲历其境。因为我是生于甲午的前一年，是小农之子。幼时曾受过纯粹小农社会的私塾和书院教育，十五岁以后，又曾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二十四岁以后即从事于教育事业，三十二岁以后专力于教育著述，较难得的是我的生活是由小农社会而转入工业社会。虽然我现在绝不能再回到故乡去过小农社会的生活，但小农社会的种种生活习惯，我仍丝毫不曾忘去，而且很感兴味；同时因为职业与生活的种种需要，对于工业社会的种种习惯我也能相安，它的好处和坏处，我还能判断。在教育方面，我更有些奇怪的经验：就是我当学生时，曾因闹风潮而被开除，更曾借过别人的文凭考入高等师范；当教员时，曾教过几省的中学师范及大学，并曾作过四次风潮的对象而几至于生命不保。所以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过各种各色的角儿，同时也曾做过各种各色的观客。把我的生活历程作根线索，去演述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我想或者比作几篇空洞的教育论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书册，还容易使人感兴趣一点。所以也就不避夸大之嫌，毅然写成此册。同时希望读者不专把此册看作我个人的生活记录——私塾和书院在中国旧教育制度上占极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生活情形，现在的青年便无从经验；我这记录也许有可以供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参考处——而从这不完备的记录中追求时代的精神、推进时代的轮子，使它日日新、又日新，那是我所馨香顶祝的。

我写此书，于表白自己关于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给读者以三十五年间的一部分教育真实史料，故一切以率真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写作时的“我”力求客观地记述被写作时的“我”的真实现象；对于父母、亲族、师长、朋友亦本此态度，不避冒犯与嫌怨，力求客观。因为我以为“人”是不完全的，“人生”是有进步的，倘若我把我的父母、师长、亲族、朋友都矫揉造作或隐恶扬善地写成完人，或把我已往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写得完美无缺，那无异以宗法的观念替他人和自己作墓志，根本不足以表现时代中的“人”与“人

生”，亦根本不必写此书。因为立意率真，故书中关涉师友、亲族的地方难免不有冒犯或不敬之处，尚望与此书有关之师友、亲族谅之。如能根据事实，予以校正，则更所感禱。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上海

付印小记

此书自民国十九年冬开始写起，以事务之繁扰，时作时辍，至二十九年三月始完成。以时世多故，深恐写此书之三十余年的史料不易保存，万一散失，即永久无法补写；乃于写成后立即发排，至同年七月排就，当即打样十份，分藏港沪各地，以期保存原稿，静待时局之许可，再行付印。三十一年后，旧著三十余种被禁售者达二分之一以上，且其中有纸版亦被毁者；此稿及同时排就之《十年书》《漫游日记》，幸以无成书而纸版得保存。今日重行整理付印，不禁万感交集：盖此书与读者相见，距开始写作时已十七年，其中所述之人与物大多已成过去，而与此书亦即与我个人最有关系之陆费伯鸿先生及余妻贺菊瑞女士亦先后于三十年七月及三十一年十月逝世也。——就生存者言，我家庭中又于三十一年五月多一幼儿泽迟。

书末《写完以后》之末段曾说“我现在还想用文艺的描写方法写几部‘我和什么’以表现我幼年、少年、壮年的全部生活”，我以文字为活已三十余年，自问所能遗留于社会者只有文字，故今日仍存此愿，且拟以余年专心写作，以期完遂此愿！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第一编 学生生活

第一章 幼年时代 / 2

- 一 刘家渡 / 2
- 二 幼年生活 / 3

第二章 私塾生活 / 7

- 一 故乡私塾 / 7
- 二 入学的第一天 / 9
- 三 私塾课程 / 11
- 四 胡氏家馆 / 14
- 五 龙王江 / 15
- 六 回龙阁 / 18
- 七 八股文和应制诗 / 23
- 八 商业经验 / 25
- 九 张氏学塾 / 26

第三章 书院生活 / 30

- 一 酈梁书院 / 30
- 二 书院的规制 / 31